

散文

老枣树

曾威

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至少已在时光里伫立了五十年。它确切的年纪,没人说得清——我爸记事时,它已是院中的老伙计。原先院里并排立着两棵枣树,后来一棵被伐去,只剩它孤零零地守着一方天地,像位阅尽沧桑的长寿者,目送一茬又一茬人来来去去。世事更迭,生死流转,唯有它依旧伫立,把岁月的痕迹都刻进斑驳的树干。

几十年光阴漫过,院子里的房屋拆了又盖,盖了又拆,主人也换了两任,唯有这棵老枣树,守着不变的根脉。它的根须悄无声息地往地下再深扎一寸,枝干不紧不慢地向空中再伸展一分,渐渐把院子的领空与领土都纳进自己的荫蔽。任凭时光带走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任凭风雨冲刷掉一桩桩事的蛛丝马迹,它始终坚挺如初,把沉稳的身影印在岁月深处。

春日里,老枣树总比院里其他树木醒得晚。料峭春风吹绿了柳枝,吹开了桃李,它依旧枝干黢黑,沉默地立在原地,仿佛身体里还藏着一个漫长的冬天,又似沉在不愿苏醒的旧

梦里。待院外的杨树叶已长到幼童巴掌大小,绿意盎然地招摇时,它仍不见半点生机。我常常站在树下张望,疑心它早已耗尽生命力,要在这春日里永远睡去。可往往就在某个清晨,一夜东风过后,嫩绿的新芽便争先恐后地布满枝头,像刚睡醒的孩子,迫不及待钻出被窝,带着鲜活的朝气,撞得人满心惊叹。

醒转后的老枣树,便再也收不住生长的劲头。嫩叶舒展,枣花绽放,不过几日光景,就把自己铺展得蓬蓬勃勃、郁郁葱葱。细碎的米白色枣花藏在叶间,香得清冽,引得蜜蜂“嗡嗡”盘旋、蝴蝶翩跹起舞,把整个春天的热闹都揽进了自己的枝丫间。

这蓬勃的生机,总让我想起村里的那些人。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抢先抓住机遇,一时间腰缠万贯,行事张扬,咋咋呼呼,恨不得把所有风光都摆到人前。可世事无常,这般张扬的人,反倒渐渐走了下坡路,有的生意败落,有的家庭离散,有的甚至连性命都折在了追逐名利的路上。反观另一些人,平日里粗茶淡饭,身子骨看

着单薄,说话都轻声细语,总也打不起精神,却凭着一股子韧劲越活越旺。儿女被教养得懂事上进,各自事业有成。日子过得像涓涓小溪,一步一步、一点一滴,悄无声息地汇成了江海。

老枣树一定是见过这些人间百态的。它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根扎得那么深,能触到土地里藏着的所有秘密,这村里的兴衰起落,又怎能瞒过它的眼睛?那些人的起起落落,是命中注定,还是时来运转,没人能说清,但老枣树一定清楚,可它从不说破。它像一位沉稳的智者,只管默默汲取着雨露阳光,把岁月的滋养一点点沉淀在体内。等到把零散的能量聚成温润的煤,再凝练成内敛的核,才缓缓睁开沉睡的眼,那一瞬间迸发的生机,仿佛能照亮流转的时空。

春去夏来,暑气渐消,秋意便漫进了院子。秋日老枣树的枝头挂满了红玛瑙似的枣子,沉甸甸地压弯了枝丫。它从不吝惜这份馈赠:让虫子与小鸟尝鲜,让上门的乡邻随意采

摘,让无心的风雨把熟透的枣子吹落满地。它顺着自然的节律,循着天意的指引,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把收获与失去都看得通透。

对庄稼而言,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终结的季节。结满果实,就意味着要面对镰刀的收割,这是宿命里的幸运,还是无法挣脱的悲哀?那么对一棵树而言呢,它的收获与失去,会不会和庄稼有着不一样的滋味?

世间的道理大抵如此:舍去多少,未必能得到多少;可得到多少,就必定要舍去多少。晚舍不如早舍,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拥有都会成空。

一切真的都会成空吗?当晚秋的风掠过院墙,老枣树的黄叶便“沙沙”作响。那声音轻细却清晰,穿过庭院的寂静,落在我的耳中,像是对我所有追问的隐秘回应。风过之后,叶子轻轻飘落,铺在树根周围,化作滋养来年生机的泥土——或许这便是答案:所谓“空”,从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失去后的回归,是舍之后的新生。

书香周口
悦读推荐

女性独立的精神密码



她要自己去买花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她要自己去买花》是英国意识流巨匠、女性主义旗手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姐妹篇,由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本书延续了伍尔夫对女性解放的深刻思考,被誉为“更犀利的精神革命宣言”。

全书精选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自由与权利的随笔及日记,提出“杀死屋中天使”的主张——打破社会规训的温柔、牺牲、讨好等枷锁,实现从物质独立到精神解放的质变。书中收录《女性的职

业》《论生病》等章节,通过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等女性作家的案例,揭示女性需在斩断内化桎梏后才能获得真正创造力。伍尔夫以“买花”隐喻微小独立行为,强调“如果没有人送你花,就自己去买”,将独立视为一场静默的革命。

这本书不仅是女性主义的宣言,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回应。伍尔夫以细腻笔触剖析“屋中天使”的隐性规训——那些被社会定义为“理想女性”的温柔、隐忍与自我抹除,实则是束缚创造力的无形牢笼。

伍尔夫的伟大在于,她从不不在口号中迷失方向。她既承认“诗意的态度依赖物质基础”,又强调精神独立需通过日常细节实现——买花、阅读、写作,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恰是构建自我主权的关键路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精神慢行”:它不鼓吹对抗世界,而是倡导先认识自己;不要求非此即彼的决断,而是允许在责任与自我间寻找平衡。

合上书页,你会觉得最打动人的或许不是宏大的理论,而是伍尔夫笔下“面包房香气混着玫瑰味”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提醒我们:真正的独立始于经济自主,却终于精神觉醒。当女性学会为自己买花、为自己命名,便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记者 黄佳 整理)

诗歌

周口怀古

胡杰一

周口

沙颍三川汇玉津,
明初开埠启先民。
千年气韵今犹盛,
巨舰长桥接海云。

游南寨

沙颍烟波浮故城,
青石巷陌旧时灯。
谁言豫地无遗韵,
夜雨犹闻铁鼓声。

谒关帝庙

青龙偃月镇中州,
浩气长凝古寺楼。

夜半如闻刀啸起,
一川灯火照江流。

题关帝老街

三川交汇起云烟,
古镇沧桑六百年。
忠义街前寻旧迹,
关公庙外水连天。

谒太昊陵

松柏森森护帝陵,
千年古冢蕴灵明。
谁人识得乾坤秘,
一画开天万象清。



风暖蝶舞

徐明摄

小小说

阿英修脚

冯品

阿英的店开在小区门口,三把椅子、三个洗脚盆、一把水壶。招牌红底白字,简简单单四个字——阿英修脚,像她这个人。

头一回进门的人常会愣一下。高挑的女人坐在矮凳上给人修脚,腰板挺得笔直,像根筷子立在那里。抬头看你一眼,不笑,也不多话,只说一句“坐一下,马上好”,又低头忙去了。她生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唇红齿白,脸上却没有做生意的热乎劲儿,像车间主任赶工,认真、专注,不容人打扰。

有客人开玩笑:“阿英,你长得这么好看,光修脚可惜了。”阿英头也不抬:“脚不可惜就成。”

她老公坐在后墙根削土豆,不服务顾客,只陪着阿英。

我常去。不为别的,她修脚确实好。刀在她手里,轻得像捻着一根羽毛。握刀、转腕、挑皮、刮茧,一气呵成——像写小楷,起笔藏锋,落笔干净;又像刻章,刀刀贴着皮肤走,深浅全在指尖那一点分寸里,死皮薄薄地卷起来,不疼,不出血,手稳得让人忘了那是刀。她看脚的眼光也准,扫一眼,手就上去,不犹豫,不试探,一刀有一刀的道理。

有一回,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嫌水烫,嫌椅子矮,嫌毛巾不够软,絮絮叨叨说了一堆。阿英试了试水温,说了句“不烫”,就不再理他。那人脚上有鸡眼,阿英看准了,一刀下去,干净利落。男人“嘶”了一声。阿英说:“走路不疼了。”男人走了两步,果然不疼了,结账时要加钱。阿英说:“不加,价钱写墙上了。”墙上贴着A4纸打印的价目表,修脚三十元,按摩二十元,加钟另算。纸边卷了起来,她也不换。

暑假的时候,店里多了两个小伙子,高高大大,眉眼像阿英,神情却不像。她是不苟言笑的,两个儿子却爱笑,给客人倒水、递毛巾,笑嘻嘻的,嘴

甜。客人逗他们:“大学生来修脚,不嫌弃啊?”大儿子说:“我妈能修,我就能修。”小儿子在旁边补一句:“我妈说了,脚都修不好,书也读不好。”

阿英在旁边修脚,听了这话,嘴角动了动,不算笑,但比好看。

有人问她:“你这两个儿子,将来也修脚?”阿英说:“修脚怎么了?我手艺,传下去不丢人。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得先学会伺候人。”这话说得硬,但仔细想想,有道理。伺候过的人,骨头大都磨软了,心磨硬了,可阿英骨头是硬的,心也硬,但硬得不路人。

寒假的时候,店里生了一个炉子,暖烘烘的。客人的脚泡在热水里,蒸汽往上升。阿英坐在矮凳上,低着头,一刀一刀地修。炉火映在她脸上,红扑扑的。她偶尔抬头喊一声:“老大,加水。”大儿子应一声,提着壶过来,细细地倒。小儿子在里间洗碗,水声“哗哗”,碗碰碗“叮叮当当”。外面是马路,车来车往,吵得很,但店里很惬意,像另一个世界。

阿英修脚店,开了十八年。这条街上的店换了一茬又一茬——奶茶店、早餐店、理发店,都关了,就她的还在。有人劝她开分店,招几个技师,做大做强。她说:“做大做强干什么?我现在就挺好的。”

昨天进门时,她正在给一个年轻人修脚。那年轻人脚上有茧,硬得像石头。阿英一刀一刀地刮,刮下来的碎屑落在围裙上,她也不抖。低着头,抬眼看我一下,说了声:“姐来了,坐。”两个儿子大概去学校了,她老公在里间吃饭,筷子碰碗沿的声音,细细的,远远的。

我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等,看她低着头,脖子露出一截白。墙上的价目表又卷了一些,她还是没换。

水烧开了,壶冒着白烟,“嘶嘶”作响。

随笔

独坐春风里

卢姣姣

春风里,有一种、两种、三种……无数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气味,时而馥郁,时而清浅地喧嚷着。

这些无形的花朵的精髓,你分明看不见摸不着,却因嗅觉器官和大脑神经的作用,清晰勾勒出它们的样子:洁白端庄的是玉兰,玉兰是春天的掌灯人,拥有开阔的胸膛和高雅的姿态;淡紫玲珑的是丁香,丁香花是娇俏爱美的小丫头,披着扑满香粉的紫裙;那粉白如云、成群成簇的是樱花,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恰如此刻,沿着开满樱花的蜿蜒小道慢慢走,头顶是一蓬又一蓬淡粉色的香云,树下是一片又一片白雪般的落英。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散。我们不经意地路过,便见证了无数朵花儿的一生。

与一颗疲惫的心在春风里相遇,这风里的香、这香里的暖,便有了抚慰人心的味道。

“在春天里,多少重伤口都可以被治愈。”未必每个人都有伤口,但总会有被生活击穿盔甲的时刻。那些伤痕、裂纹,被春风一吹,被花香一暖,便没了踪影,一切,宛若新生。

独坐春风里,有太多花儿要看,有太多情愫要倾诉,待话到舌尖,却欲诉难成。只好呆呆坐着,背靠两株深红的美人梅,面对一片色净态殊的白玉兰,隔着一汪青玉似的春水,遥望云朵般浮在晴空下的樱花树冠,脑中竟如宣纸般洁净,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在自然里,我已无我,“我”已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一朵花、一株草、一棵正在攒劲发芽的树,甚至一■静卧田野的泥土没什么区别。

在春天,万物平等。在春天,谁都可以灿烂起来。唯有时间公正,任你这一刻枝头怒放、傲视群芳,不过数日,也要匆匆凋落,化作泥土。

花事与人事,终究没有什么不同。攒着一整个轮回的力气去盛放,一旦开了、放了,也便淡了。

也会笑,却未必有想象中的畅快坦然,而是淡淡的、静静的,像一张画,挂在那里,有山兀立,有水自流,有或粉白或鹅黄的花儿在枝头轻轻地摇晃。风过,花落,悲喜无声。

这是花的事,也是世间事。日已西沉,凉风渐起,落花纷纷。我慢慢起身,不舍拍落肩头、衣襟上的花瓣,轻轻移步,想陪这些春天的精灵多走一程。然而没等我走出公园,那些花儿便已纷纷与我告别,空荡荡的春衫上唯有余香袅袅入怀,轻轻地、慢慢地,沁成心尖一丝隐痛。

我知道,与君一别便是永远。尽管岁岁花开,可年年再开的花,还是曾落在我肩头、衣襟上的那一朵吗?少年读红楼,总觉黛玉娇情,如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